

moment



〔日〕本多孝好 著 王蕴洁 译

最后时光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时光 / [日] 本多孝好著, 王蕴洁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133-0353-8

I. ①最… II. ①本…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6519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1-3428

MOMENT by Takayoshi Honda

Copyright © 2005 by Takayoshi Hond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5 by SHUEI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aract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最后时光

[日] 本多孝好 著
王蕴洁 译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刘文茵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金山 韩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353-8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脸	1
第二章	愿望	63
第三章	萤火虫	121
第四章	最后时光	177

第一章 脸 FACE

我回过神，发现室内已经被夕阳染红了。特别病房位于这家医院视野最佳的顶楼一侧，价格即使比不上一流大饭店的蜜月套房，至少也和一般酒店的套房不相上下。窗子比一般病房的大了整整一圈，窗外西沉的夕阳正在和俯瞰到的一切约定明日的重逢。

我停下手上的打扫工作，情不自禁地被窗外的美景吸引，听到一个粗犷而温柔的声音，才回头看病床。我进来时还在专心看报的病房主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我一起眺望着窗外。

“你问我会想什么吗？”我对着那张被夕阳染红的脸庞问道，“在临死的时候？”

“对。”

他点点头。他将近五十，一头浓密的头发灰白相间，浓眉大眼，鼻梁挺拔，脸上有几道很深的皱纹。我开始在这里打工时，他应该已住进特别病房。也就是说他在这家医院至少住了近两个月。

“在临死的一刹那，你觉得脑海中会想什么？”

他宛如对着夕阳发问。既然住院这么久，应该是身体抱恙吧，然而他强壮的体魄却令人没有这种感觉。长期住院的病人通常都很邋遢，但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也梳得很整齐。如果系上领带，甚至很有一流企业高级主管的架势。

“不知道。”清除完桶内的少许垃圾，我站在原地想了片刻，这样回答，“我想，应该是很无聊的事吧。比方说，以前看过的四格漫画中的一格之类的。”

“四格漫画中的一格？”他的视线从夕阳移到我身上，问道，“是什么内容？”

“并没有特定的内容，只是打个比方而已。我实在不知道。也许会回想起小学时很喜欢的一位女老师的膝盖，或是富士山麓鹦鹉啼之类毫无意义的事。我想不出来。”

“是吗？”

他点点头，翻着手上的报纸。

“对不起。”我向他道歉。

“怎么了？”

他停下正准备戴眼镜的手，从镜片上方看着我问道。那可能是老花镜吧。

“因为我没法给出像样的答案。”

“不会，不会。”他笑着用手指扶了扶镜架，“四格漫画、膝盖和富士山麓的回答很有趣，给了我很大的参考。”

他低头开始看报。我胡乱向他行了一礼，便退出病房，推着装

清洁工具的推车走向电梯。

临死之前，我到底会想什么？

对一般人而言很愚蠢的问题，在医院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却有一种真实感。人从诞生的那一刻就开始走向死亡。虽然平时都刻意遗忘这一点，但在这里却不得不意识到这个简单的事实。无论进行多么完善的治疗，都只是暂时的拖延。即使病人可以自己走出医院，终有一天也会再度回来，最后再也无法靠自己的双脚离开。只是不知道那一天到底是现在、五年后、十年后，还是数十年后，总之不可能是几百年后。如果以十为单位计算，绝对是可以双手数出的岁月。因此或许应该领悟到，人只是消耗有限热量的有机体而已。但到了那个时候，人可能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

我搭电梯来到三楼，准备去吸烟区清理烟灰缸。推车的轮子发出咔嚓咔嚓的干涩声音。已经下午五点多了。从上午九点门诊开放后就人满为患的医院，下午三点门诊结束后恢复了宁静。包括住院病人、医务人员、行政人员和像我这种打工的清洁工在内，医院里的人超过三百个。但这些人总是好像有所顾忌一般，静悄悄的。

我慢慢地走在安静的走廊上，不时和熟识的病人打招呼。吸烟室内空无一人。我去一小段距离之外的护理站看了一眼。虽然听到里面有说话声，但似乎暂时不会有人出来。把推车留在走廊，我坐在吸烟室的椅子上，从工作服口袋里拿出香烟点上。暂别了两个小时的尼古丁让大脑渐渐放松。吐出的烟在成形之前，就被墙上的空气净化机吸走了。

“抱歉。”

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我慌忙回头。幸好不是医院的职员。如果有人看到我在上班时间吞云吐雾，就算不至于被开除，至少也会招来几句数落。

打招呼的是以前见过的一个老人，应该超过七十岁了，但无法确定具体年龄。他穿着住院病人专用的检查服，尺寸明显太小了。可能刚做完检查吧。老人在我旁边坐了下来，从手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身上的衣服明明没有口袋，他却在胸口附近摸索了一下，然后咂了咂嘴。我见状递过打火机。

“请用。”

“哦，不好意思。”

老人说着，用我的打火机点了火，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的前端燃起红光。然后，他“啊……”地感叹一声，好像肩膀以下都泡进了热水那般舒服。

“太棒了。”

老人慢慢吐出一口气，发自内心地说道。他握着打火机，沉醉地闭上眼，仿佛在享受烟雾渗透到身体每个角落的过程。

我们的前方，贴了一张讲解如何预防流行性感冒的海报。

“外出回家，立刻漱口。”

看来，医疗技术还不是太发达。

“医院这种地方，”吐完第二口烟，老人小声嘀咕道，“实在很奇怪。”

我看着老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正看着海报旁的住院膳食菜单，继续嘀咕着：“这里有个很奇怪的传闻。”

“是吗？”我应道。

“对。”老人点头。

“有传闻啊……”我也看着老人看着的菜单，说道。

“有，真的有。”老人依然津津有味地吸着第三口烟，点了点头，“可能因为大家都闲得无聊吧。”

今天是二十六号，星期一，晚餐的菜色是烤鳊鱼、芋头炖香菇、小黄瓜卷心菜味噌汤。小黄瓜卷心菜味噌汤？

“什么传闻？”我问。

“什么传闻都有。”老人说，“大部分都无关紧要，比方说护士长和外科主任有一腿，二楼西栋的男厕所里有某个死于医疗事故的病人的幽灵，还听说医院把副作用过强而遭否决的药物改了名字，继续给病人服用。反正大多都和罪恶无关。”

“哦，哦。”我点点头。

明天的早餐是面包配水果酸奶、四季豆西红柿沙拉和茶。面包配茶？

“不过，其中也不乏带着罪恶的传闻。”

“有吗？”

“当然。最妙的就是必杀天使的传说，只有很少的长期住院的病人才知道。很奇怪，这个传闻只会传到长期住院，而且是病情到了末期的病人耳中。太不可思议了。难道是传闻本身具有这样的力量，只让有需要的人听到？也许真有这种力量。我是听一个叫榭崎的人说的。你认识吗？他上星期之前还在这个楼层。”

“不。”我这么回答。

“他死了，不过走的时候表情很安详。”

“是吗？”

“对，真的很安详，好像终于解脱了。榭崎也是在死前两个星期听到这个传闻的，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告诉他的。是不是很有趣？”

“必杀天使的传说到底在说什么？”

“嗯，这个嘛，”老人笑着说，“据说这家医院里，有人可以帮即将向死神报到的病人实现愿望。只能有一个愿望，但一定会在病人离开人世之前为他实现。人是顽固的动物，面对死亡时总会心有不甘，无法看破红尘、清心寡欲，像和尚般六根清净地离开人世。既想吃一顿大餐，又想搂一搂美女，类似的欲望不胜枚举。但除此之外，绝对会有一个无论如何都放不下、希望在死前实现的心愿。”

“是吗？”

“那当然。”老人说，“所以我觉得这个传闻是罪恶的。知道不可能实现的话，人就会说服自己放弃，就算无法彻底放弃，也会假装放弃了。但听到这种传闻，会让人死也不瞑目。所以我说这是罪恶的传闻。”

“这么一说，的确是。”

“虽然我没有完全相信，但这是榭崎临死前告诉我的。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死的人没必要对我说谎。而且他去世时的表情很安详，好像一个月的便秘终于解决了，所以也让我有了小小的期待。”

“哦，是这样。”

“那只是传闻，但其中提到……”

“哦。”

“这个天使穿着医院清洁工的衣服。”

老人瞥了我一眼，似乎想看看我的表情是否有变化。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我无视老人的目光，问道，“愿意倾听你的愿望，你要拜托他做什么？”

老人的眼睛顿时发出光芒。

“你愿意听吗？”

“我只是假设一下……”

“假设吗？原来只是假设。”老人喃喃自语着，眼神和身体顿时变得无力，“反正，我本来就没抱希望。”

老人熄灭香烟，站了起来。

“如果是假设的话，说了也没用。只要说出口，就显得我很卑鄙，很纠结。”

老人准备离开吸烟区，这时，我对他说：“传闻有个地方错了。”

老人回头看着我。

“并不是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我也有做不到的事。”

老人失去焦点的视线再度集中在我脸上。

“你……”

“如果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愿意洗耳恭听。”

老人仔细看着我的脸，重新在我身旁坐下来。

“真的是你吗？”

“严格说来，我并不是必杀天使。”

严格说来，我并不是必杀天使，那只是这家医院流传了很久的传闻。正如老人所说，它在病情已到末期、徘徊于死亡边缘的住院病人之间流传。我是来这里做清扫工作不久后才知道的。当时的传闻说，必杀天使是一个会在深夜忽然现身病房的黑衣男子。

“那是个无聊的传闻。”大正时代出生的老女人说着，脸上露出少女般的微笑，“如果真的有必杀天使，不是很棒吗？就像鞍马天狗^①一样。”

“好帅，就像蒙面侠佐罗。”我说。

我们在屋顶上。我正在抽烟，老女人便要了一支。

“如果真有这个人，”我按熄烟蒂，问道，“你要许什么愿？”

“这个嘛，”老女人把还很长的烟丢在地上，“我要复仇。”

看到老女人穿着住院病人专用的塑料拖鞋，我用球鞋把烟踩灭了。

“好刺激。”

“对啊。”

老女人嫣然一笑。

“如果有人能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她继续说道，“我可以把存的一点小钱都给他。”

我追问下去。虽然觉得很卑鄙，但还是问了。

“你存了多少钱？”

^①日本传说中住在鞍马山的山神，曾经教源义经兵法。

“哎哟，哎哟。”老女人笑道。

“不是啦，实际一点来说，”我也笑着说，“先不谈鞍马天狗、蒙面侠佐罗或是这个必杀天使，如果有人愿意替你复仇，你付多少钱？”

“你要多少钱？”老女人嘴角始终泛着笑意，似乎表示这些话只是在开玩笑，“你需要多少？”

“二十三万九千。”

“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数字？做什么用？”

“学费，大学的学费。分期交纳，半学期刚好是二十三万九千。”

“哎哟，你还是学生？”

“我之前打工的家教中心倒了，本打算用来支付明年上学期学费的薪水也泡汤了。我很生气，想借酒消愁，喝了一家又一家，出手也变得大方了。等我清醒过来，才发现原本有十多万的存款也花光了。”

“哎哟，哎哟哟。”老女人再次笑了起来。

“我知道自己很丢脸。”

“所以呢？就来这里打工吗？”

“对，万一不行，我可以向父母借，但早晚还是要还。”

“你很了不起。我还以为时下的大学生都只会向父母伸手要钱。”

“虽然不值得骄傲，”我笑着说，“但我家很穷。”

“哎哟哎哟。”老女人又笑了。

一架大型飞机飞过头顶万里无云的晴空。

“二十三万九千。”老女人瞥了一眼飞机，说道，“这个金额我

并不是付不起。反正钱也带不进棺材。”

说着，她的嘴角又泛起笑意。

“不过，”我也满脸笑容地说，“不至于要杀人放火吧。”

“那当然，只是小事一桩。”老女人说着，把食指放在下巴上，微微偏了偏头，“对，只是小小的恶作剧。”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也收起了笑脸。

我就这样继承了必杀天使的传闻，让原本的黑衣男子变成了穿灰色工作服的清洁工。

“你做了什么？”

老人熄灭了第二支烟，问道。

“我不能说，”我说，“这是秘密。”

“那倒是。”老人点点头，“我也只要付二十三万九千吗？”

“不需要。”我说，“我不能收你的钱。”

“为什么？”

“那位老婆婆临死前汇了一百多万到我的银行账户。当我发现时，她已经过世了。那些是扣除她的住院和葬礼费用后剩下的钱。我无法还给她了。”

“所以呢？”

“所以我必须免费帮别人做四次工。”

老人凝视着我的脸，然后露出淡淡的微笑。

“虽然我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但是年轻人，你好像很固执。”

“是吗？”

“这个世道，固执不会有好报。你应该放松一点。”

“我会注意。”

“要记住哦。”

老人的视线忽然移向我身后。我回头一看，发现森野站在那里。她是我的朋友，我当然知道她是女生，但不认识她的人一定会觉得伤脑筋。我虽然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追上了她的身高，却始终无法超越。她在高中毕业前一直是女子垒球队成员，所以肩膀比我的还宽。

“啊，我打扰你们了吗？”

森野嘴上这么说着，却不以为意地走进吸烟室。老人露出询问的眼神。

“这个女孩子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我在这里的工作也是她介绍的。”

为了避免老人搞错，我在说“女孩子”这几个字的时候特别用力。

“是医院的人吗？”

老人狐疑地问。可能是森野黑色紧身裤、黑色夹克的打扮不像医生或护士，显然也不是行政人员。

“应该说是出入医院的业务员。”

我稍有保留地说道，森野却直言不讳。

“我是殡仪馆的。”森野从夹克口袋里拿出香烟，顺便掏出一张折角的名片，“随时听候吩咐。”

“森野！”

我想制止她，老人却毫不在意。

“快了，快了。”

老人很干脆地点点头，接过了名片。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名片交给家属。”

“我会的。”

听了森野肆无忌惮的话，老人从容不迫地露出苦笑，随即站起来，对我说：“晚一点到我病房来，我是三〇四室的三枝。”

“我会去。对了，我叫神田。”

我自报姓名。老人向我点点头，走出吸烟室。

“他气色很好嘛。”

森野目送着老人远去，嘀咕了一句。她叼着香烟，从夹克口袋里找出一本小记事簿。

“三〇四室的三枝先生得的是咽喉癌，快到日子了。不知道他有没有熟识的殡仪馆。”

“不知道。”

她应该是收买了几名职员，掌握了患者的第一手资料。只是不知道被收买的是医生、是护士还是行政人员，抑或是做清洁的欧巴桑。

“你也帮我推荐一下服务周到、价格合理的森野殡仪馆。”

“有机会的话。”

森野一边吞云吐雾，一边皱起眉头。

“我为什么把你介绍到这家医院来工作？是我帮你拜托人家的，你也该回馈一下。况且在这个黑心的行业里，很少有像我们这么公道的。这也是为死者家属着想。”

“什么死者家属？他还没死呢。”我没好气地反驳。

“早晚的事。”森野却满不在乎地说。

我后悔当初没有认真找工作，轻易接受了她的介绍。

“你来有什么事？”我改变话题。

“听说会有一个病人过世，我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白跑一趟。那人本来奄奄一息，但又被救回来了。”

“太遗憾了。”

“没关系，反正只是跑一趟。”

我和她同年，住在同一条商业街。我们交往的时间和彼此的人生岁月几乎相当。她穿学校制服时看起来很不顺眼、很别扭，穿上殡仪馆的工作服倒是有模有样。

“大学呢？”森野在三枝老人的名字旁画了双重圆圈，收起记事本，问道，“你真的去上过课吗？”

“升上四年级后，只要乖乖缴学费，就没其他事了。只收钱，不上课，这和诈骗没什么两样。”

“你开始找工作了吗？”

“干吗忽然问这个？”

“我今天来这里的路上遇到你妈妈，她笑着说，看你不像在找工作，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总觉得没这个心情。”

“四月就快结束了。”

“也就是说，我还有一年的时间。”

“我总觉得……”森野喃喃细语着，把香烟丢进了烟灰缸，站